

東方伯希和

漢學家楊聯陞

(本文插圖刊第3頁)

趙賡颺

經典古籍多能背誦

舉世聞名的哈佛大學講座教授楊聯陞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晨在美國麻州阿靈頓寓所安眠中去世，引起中外學術界一大震撼。

楊聯陞河北省清苑(保定)人，生於民國三年陰曆六月四日——公元一九一四年七月廿六日，卒年七十六歲。這位在史學、經濟、語文各方面都有優良成就的漢學家，自幼長於記憶，在家唸過不少的經典古籍，大半能够背誦，他寫文言文，詞藻富麗，句法老練，自認得力於他喜讀詩詞韻文，併及通俗唱本如「七字唱」之類的民間故事書。十四歲入北平師大附中——那是北方著名的學校，若干北師大的教授都曾在附中任課。他十九歲畢業，考入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據與他同級後來成爲名數學家的林家翹博士回憶說，楊氏在一年級就以中文老到，根柢深厚，辦事能力高，成爲同學中的翹楚。當年有兩件特殊的表現：一是代表同班上書教務處，要求英文教師勿太嚴厲使半數人不及格，以文詞典雅，情理兼顧而成功。另一件是日軍侵佔東北後全國學生反日運動不斷，遊行罷課，影響學業與秩序太多，清華梅貽琦校長選擇楊聯陞在同學會勸說大眾復

課，達到「救國不忘讀書」目標，表現了影響力及說服力。據筆者所知，他雖主修經濟，但由於閱讀古書能力與心得，多選了史學課程，差不多以歷史爲副系。他頻頻請教於史學大師陳寅恪，學隋唐史等課，獲許多高明的指導；另選陶希聖的社會經濟學和錢穆的上古史，領受啓發而得研究要領。(陶錢二位皆北大教授，在清華兼講師)，後來成名者以此。關於語文學：就原有文字優良基礎，到清華蒙趙元任、朱自清、劉文典、楊樹達、俞平伯、王力、朱光潛等大師課內課外授與他治學南針，詩詞的指引，他自認「進步頗速」，漸近成熟。四十年代他來臺曾告筆者，自幼喜歡地方歌謠俗曲，會唱大鼓與梆子(河北的秦腔)，經選讀了朱自清的「民間文學」課，更肯定了俗文學的理論，多方搜集北地與江南的歌曲，益發體會到書本史料以外之民情心態。筆者認爲他以上的學養，有益於逐漸塑造成功他熱愛鄉邦、尊古自謙之完美人格——後來在國際上享盛名而永遠謙和助人、治學嚴格而態度雍容平正，半出天性半由涵養；學博而品高，人緣特佳，難得者在此。

巧遇機緣留美揚名

楊氏在紀念日文教授錢稻孫一文，自謙說英文程度在清華學生中只居乙丙之間，但日文蒙錢師指導得法，下過深切工夫，得錢師欣賞而提攜，意外地引出一生之際遇。他原本藉助錢教授與日本學者合作而諳日語(能按日音讀漢字)，進而助編日華小字典，結識不少日本史學和經濟學者，比其他學生多了一個求學領域與資源；最重要的是錢稻孫推薦他接替北大的周一良作哈佛教師賈德納Charles S. Gardner在華研究的日文助手。就互惠中得益於英文之應用與深造；並且領會美國學者對東方文化瞭解的需要，實在大大的增加他國際學術的見識和溝通研究的捷徑。他大學畢業那年，正值中日戰興，平津先陷，賈氏回哈佛，他幸運地由繼續賈氏留下的未完工作，延續些許津貼而維持淪陷區艱苦的生活。矢幸賈氏在哈佛有開展工作的需要，電報召喚他赴美幫忙，哈佛特准他以研究助手而在校選課進修，同時供應他一年多在美的生活費。他不久免去留學考試的難關，又無條件獲准哈佛的入學許可。這還不算，更大的德惠是賈氏費盡心力，訓練他英文及法文的學術應用造詣，甚至放棄賈氏本身巨型著作之完成以博取哈佛終身職的機會，後來黯淡一生；所以楊氏認爲賈氏不只是親密的朋友，

而是生平一大恩人。楊氏在論學著述種種規範與嚴格的守則，也多得自賈氏之指導，可說是影響他一生成就的。

### 哈佛頒授雙重博士

楊聯陞在哈佛兼修經濟與史學，四二年得碩士，翌年起任講師，四五年到耶魯任教，作博士論文，四六年曾任教 MILL College 嗣得哈佛博士。此時他又巧遇機緣轉換了行業。

二次大戰後美國領導世界，為維持東方局面，國會通過法案，加強東方語文及文化的研究與普及；中國語文及文化教育迅速開展，各大學成立東亞中心的有幾十所，急需此項師資。集語言學大成的趙元任博士被美政府延聘，主持連成的中國語文師資訓練機構，先在哈佛設陸軍特別訓練班。楊氏以學員兼授中文文法作了講師 Instructor，後來就受任聯合國語文研究專員，擔任趙博士種子訓練的推展副手，多年來在美之華語教師，都常將楊氏與趙博士的大名相連屬。據六〇年代趙浩生名記者訪問詞中稱道他：「不但美國中國語文教學的先驅，也是中國學術界與美國權威學府哈佛間一座橋樑。」四七年起哈佛由聯合國把楊氏延聘回校任副教授，回他的本行，先後教授中國通史、斷代史和專史。業餘仍然協助趙元任大師的華語師資訓練。五八年升為正教授，五九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一九六〇年代，哈佛的中國語文、歷史、哲學課程及研究生指導都是他一人擔任。後來哈佛特設一種「雙重學位」，他就榮膺此桂冠的「歷史與遠東語文

雙重博士」。當然，以他的英、法、日文都通，又與各國漢學家多有聯繫，「雙重」似乎還不止哩。六五年他榮膺哈佛燕京講座教授，乃是我國第一人。

楊氏在中國語文方面，不只「文」的修養深厚，「語」的造詣亦由訓練師資而日漸精進。他自述協助趙元任先生編輯「國語小字典」，頗有特點：①每字都有「獨用 Free」和「合用 Bound」，例如北平話說「花」字，花炮的「花」是獨用，「花兒」的花有兒尾；北平說「鞋」和「襪子」，而吳語則說「鞋子」和「襪」，獨用與合用相反——合用在說話的習慣上一定「合用」字典中一律註明。②虛字嘆詞的註釋特別詳細，字後可加「兒」「子」「項」的一律註明——字的雅俗文白盡量用譯文表現或註出。③英文拼音兼用國語羅馬字與韋氏拼音，字音在若干方言中聲母是濁音或收尾有 p、t、k、m 的，一律註明；「既利專家，又益初學」，在國外再版了數十次。（筆者曾任臺灣國語會副主委六年，遍覽國語字典辭典或被音字典，都沒分註這樣詳細。）

### 胡適譽為後進才子

他在「介紹趙元任與中國語文教學」長文中，詳述他們師徒工作的技巧與績效，確在國際上傳播中國文化立了不世奇功。主將自然是趙元任，他多年輔助也功不可沒。一九七四年清華學報編輯語言學專號祝趙元任八秩壽慶，他百忙中特別趕寫「漢語否定詞」，自甲骨文文起，兩萬多

字，意猶未盡，乃是精心創作。胡適之曾專約筆者到南港談清華學報事時，提及楊氏，表明與楊多次深入討論白話詩文等問題，不只譽他為後進才子，而言下竟自是平等論學。

楊氏在學術著作方面，有多方面多門類的卓越表現。筆者在清華只與他同學一年（廿二至廿三年），畢業後未有往還，直到清華學報在臺灣復刊，纔和他通信。清華學報是民國初年開始編印的學術性期刊，在國際上行銷已久，大陸隨後停輟。一九五四年梅貽琦校長自美回國，筆者建議恢復，在美編輯，在臺出版；一以彌補臺灣為「文化沙漠」之譏，同時繼續清華的學術貢獻。梅貽琦採納了，回美國立即組成編輯委員會，聘何廉為編委會主席，浦薛鳳、劉崇鉉、梅貽賢、柳無忌、楊聯陞、李田意（兼秘書）為編輯委員；派筆者擔任印刷校對出版發行等社務。在清華復校以前，一九五六年六月出新一卷第一期。後來何廉辭職，楊氏自一九六六年兼主席，直到一九七六年學報社改組，楊主編與筆者的經理同時辭卸。他由第一期起撰有論文六篇，書評七篇，姑列篇名以見其學業範圍之廣。於主編十年間，學報編出了文學論文集上下二冊，政治學、語言學和中國思想史三集專號。他在學報發表的論文：①與曾我靜雄論課後書，②劍橋藏怡和洋行中文檔案，③科舉時代赴考旅費問題，④Government Control of Urban Merchant in Traditional China ⑤拉士威爾 Harold D. Lasswell 教授介紹軍權政權西文書，⑥漢語否定詞；書評：①吉川——元曲選釋，②張相——

詩詞曲語辭，③李惠林——瓶花譜，④陸澹英——中國文化中之俠，⑤饒宗頤、戴密微——燉煌曲，⑥郭廷以等——郭嵩燾年譜。以上各文均引起有關學者之重視。至於他用英文發表在亞洲學報等期刊的專門論文，約近百篇，博得「歐美學者公認他是啓沃西方漢學界的先導大師之一」的美譽（余英時語）。他出版的專書有：①「租庸調制兩稅法」，是陳寅恪指導的大學畢業論文，學人甚多引述者；以下是用英文，在美國出版的：②「中國制度史研究」，③「中國貨幣信用小史」，在巴黎大學講學時以修正本得法國學術獎；④「漢學散策」，⑤「中國史專題講授提綱」，⑥「漢學評論集」，晚年彙集論文四十餘篇的合集。中外學者贊佩他的著作「精采深廣，解決許多懸案，糾正前人與時人的錯誤。」其弟子余英時院士說：「楊先生考證精到而取材廣博，但不是傳統的考證……而是『訓詁治史』……超出傳統的考證範圍了。詳細分析乃師的研究才說：『其結果是把專門領域的知識向前推進了一步。』」余英時又說：「許多歷史上的大問題，都是靠楊先生解決了無數小問題才得到答案。」

史學政經以外，余英時說：楊氏寫過「中國圍棋數法變數考」，陸惠風教授說他作過美國圍棋會主席。另有人說他寫有「樞經」，可能是在哈佛兩次開「禪學」課程的講稿。陸惠風證實他多年支助張光直院士（人類學教授）和趙如蘭院士（音樂）學理的研究，一直到他逝世以前，兩位都在等候他的約晤。楊聯陞夫人來信說，他逝世前幾天，還曾代友人鑑定一件銅器是否古物。

## 博學精通遊藝之學

楊氏不只作嚴肅的學問，對遊藝類的知識，一樣有研究的興趣。他早對繪畫藝法有修養，張大千與他有互訪的紀錄；從哈佛退休以後，陸教授說，他曾不斷的連日作畫達數月之久；而且爲一九八七年他大學畢業五十年紀念日，先繪出十幅國畫在新竹清華大學校慶日展覽義賣，預備得款回饋清華。他也精研圍棋，寫一本「六博」。他又寫過一本「橋經」；還有興趣將胡適夫夫人與梅貽琦校長會訂的麻將計分表，親自繕寫影印寄給筆者，囑待梅校長逝世十年後再發表。趙元任、楊步偉二老的金婚大慶，他特別編了一篇「子弟書」大鼓詞（中副一文誤刊爲「打鼓」兩見之誤），親自唱了錄音，將帶子寄至趙府，同時將原詞影印寄與筆者刊出，並在文末註明唱時改了兩字。陸教授在悼詞中說他自幼喜平劇，少年與乾且趙榮琛爲好友，並且會親自票過戲（唱老生宗言派）。難怪在臺灣請他「聽戲」，他婉謝道「曾經滄海」——梁實秋也如是。總之：他學識淵博，精於遊藝之學，是其風趣可愛處。

楊氏在哈佛先後約四十年，發揮了中國學問與歐美文化的「媒介」作用，誘使國際漢學家多與諮商。由於他胸襟開闊，熱心助人，用功勤而論學切實精簡，遂成「一九五〇年以來舉世聞名之漢學大師。」由他的同工而執弟子禮的余英時、陸惠風博士詳述他治學之謹嚴，指導後學之熱忱，確實爲近代提昇學術水準之漢學巨星，詳見中國時報余氏專文及陸惠風教授英文追思悼詞。

就筆者所知，在臺灣學術界亦對他相當的重視。

## 漢學宗匠學人矜式

一九五七年楊氏自美回臺，八月十月他接受政府頒贈學術獎章，梅校長在日記中特記了一篇：「今日楊聯陞教授接受教育部『金質獎章』，西方學者目爲伯希和以後所罕有之成名史學家（見拙著「梅貽琦傳」）。梅校長曾與筆者說起，他其實不只是「史學」家，而且是「漢學」家。不過楊氏本人並不欣賞「漢學」一詞，他說近代西洋學者將中國各種學問統稱爲 Sinology，是爲簡便起見；清華學報復刊時，編輯會大家討論，雖以中國文學、語言學、史學、哲學、社會科學爲範疇，卻決定用 Chinese Studies 不用 Sinology。他爲學報與清華校友通訊通信幾百件，無話不談，一九六六年他剛接手作學報主編，恰巧來臺，筆者商承發行人陳校長可忠，舉辦歡迎楊聯陞茶會，與在臺學界名流聯繫。那天參加的有五、六十人，許多前輩和聞人沈剛伯、葉公超、李濟、劉崇鉉、毛子水、姚從吾、吳康、薩孟武、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錢思亮、屈萬里、臺靜農等都到了，楊氏認爲殊榮。衆人對清華學報及他的成就，多所稱頌，允予供稿。他周旋群賢二、三小時之後，身體疲乏而精神振奮。會餐後我邀他到連雲街舍下休息，他卻與致不衰地與內子陶教授侃談，大談起史學與哲學掌故，提到內人的老師柳詒徵、繆鳳林、熊十力、唐君毅等；末後竟自談到崑曲唱腔，原來他也是內行，而且談愈興奮。內人提到衆人稱他多才多

藝，為十足全能的漢學家，他卻搖頭擺手地加以自謙式的分辯：「由歷史瞭解政治、經濟、社會、哲學、佛學、禪宗、博奕、繪藝、俗曲等等，都算略有心得，大概照古人的說法，只不過『雜學』而已。」言畢破顏一笑。其謙抑風趣處令人欣賞。內人逝世，他寫長函致慰，又贈唁詩絕句云：

「學長同心刊學報（此梅校長之命。弟曾有『鵬飛憑哈佛，烏哺報清華』之句。此次院士會議，人文學界以新竹清華領先，已無問題），金華街寓（包括府上）夢猶新。良妻良母良師友（三良不易兼得），隕涕重洋念故人！」

一九七〇年六月，美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授他榮譽文學博士，未及歌作者吳訥孫教授曾告筆者，得此榮譽者至今僅有二人，另一位是外國人，楊兄乃華籍第一人。他本人函告筆者，說明華大的博士英文稱 Doctor of Letters，與 Doctor of Human Letters 略有不同，前者多為學人，後者多為作家。附錄該校授學位之英文頌詞，譯為「楊聯陞：漢學宗匠。其博聞明識所樹立之楷模，已為學人所矜式；而其於東西大同之旨，深有領會，則尤為愛好和平之人士所更宜矜式者也。」末稱此詞若作贈諡號看，可相當於「文惠」二字。惠子弟雖未能，但願自勉，今日學界和光同塵之甘草，似尚可有相當作用——一笑。」

### 提升中國語文水準

一九七六年香港中文大學邀他客座講學，授與榮譽博士學位，關係錢穆力爭延聘數年，直到

他哈佛退休才如願，錢穆大師之愛才情殷可見。

最難得的余英時在痛失導師文中，詳析他在學術界之地位說：「在整個世界的漢學研究來說，有與沒有楊先生大有不同；他提高了漢學水平，其工作在立功、立德、立言方面均為不朽。」筆者拋開情感因素，理智上也不得不同意余氏之論斷。楊氏到哈佛不久，曾對友人吐露，他曾立下兩個志願：一是盡可能在美研究學術，揭露中國文化之精華隱稿，貢獻於世界；二是從學術研究所得，回母校作救國與建國之大業。後來治學順利，回國則因中日戰爭及中共變制而無法實現。其第二夢無由進行而挫敗，但幸而研究學術獲得「令人艷羨的成績」。但以其天賦及努力，五十歲後竟因多病而未盡展其長才，究屬憾事。二十年前他通信候我病情，曾互勉「最好保重身體，至少帶病延年」以期維持未完工作，語意頗含無奈之情。我在學校比他早三屆，卻年歲長七齡，今平庸的我健生，而他竟被病魔戰敗，斯真不公平之事，一何可憾！

筆者與他為清華學報通信頻繁，他也為我主編的校友通訊，供稿甚多，編製清華人名謎多次皆甚巧妙。並且經常表示體諒、鼓勵和安慰，這些都算是「公」的關係，許多別的同學也多少類似的情形。而最值得紀念的，是他獨具慧眼，對筆者多年努力的「測驗」工作，屢次表示欣賞與讚助。有幾件具體的表現：①筆者自一九五一年研究用「測驗」Test方式，客觀地考察國語文的教學績效，先後編製各階層程度的「國語文能力測驗」。一九五七年曾承教育部和教育廳委託

，往新竹測驗全縣小學畢業生的國語文、數學與常識的成績（為創辦免試升學），共測三十餘人；一九五五至六一年接連承辦僑生的學習能力測驗，包括國語文、數學、智力三項（先後共測連臺灣學生以作比較）一萬餘人。一九六九起主持清華的大一國文教學兩年，開學時及修畢一年後，兩次作同樣的測驗，兩次發表學生分項成績檢討比較表，刊登清華通訊，引發楊氏的興趣，來函詢問詳情，並索歷年報告，一九六五年二月函告：「奉到大著四七—五〇年學生國語文能力測驗報告，翻閱一過，工作細密，觀察銳敏，令人感佩！（照外國話說我欲脫帽致敬！）關於教材方面之改進意見，尤為重要，希望已引起各方注意。」②筆者開始研究國語文教學，係自費辦理，隨得省國語會及國語日報齊鐵恨、何容偕同每位同仁作人力、物力的協助（一九五二年曾代印測驗題卷三萬份而拒絕付費）；楊氏曾來函告知在美國有三五個基金會，可以聯絡捐助測驗費用，盛意極為感謝！但教育廳與教育部及美援機構列入預算並連年自動增加；一九七二年起，筆者承省教育廳聘為國語會副主任委員（義務職），並有細數列入預算者數年，故未勞動楊氏。③他最後來臺參加院士會議，他忙，我們只通一次電話，他十分渴望設法晤聚，因找不出空閑，只約定他廿九日行前的早晨，即廿八日晨九時，邀我到圓山飯店共用早餐，並說明，算是院士用中研院的名義宴客。不意翌晨從八時起叫電話始終未通，後來圓山總機告說，楊院士昨晚說話過遲，今晨晏起，幾次電話都沒人接，只好放棄那次

晤敘。不過，不久，清華大學新增的中國語文學系主任梅廣先生，兩次來訪，望極願仿照一九六九至七〇年辦法，為大一學生舉辦國語文能力測驗，特別邀筆者赴新竹對系中教師詳細說明，翌日又調集一班學生作施測示範。不幸因種種事實限制，第一次辦的理想，第二次停辦。不過後來梅廣先生透露，其舉辦動機，乃楊氏在中研院史語所語文座談會中，特別提出清華以往之測驗辦法，建議梅君試治。自思三、四十年間專心辦理測驗，至今猶主持一個全國性團體，除清華梅校長以默許態度，減輕清華辦事處工作，未命隨往教育部擔任名義（實質每日晨夕晤面交換教育訊息），而支持僑生測驗外，海外師友，僅心理測驗前輩何清儒博士，遙遙指導，與楊氏熱心之關懷，實係空谷足音，在事業之途中，獲老友之協助，此感何止私情！屋梁月落，老友仙逝，緬念前情，一何悲感！

### 人格光輝照耀千秋

楊夫人繆鈺女士，出自四川名門儒家，相夫教子，極盡辛勤。函告乃夫臨終情形，諒亦關心者的願聞。緣楊氏早年患有心臟與腦部不健之症，亦輕度中風。彼曾函述「病發時，常藉電擊法治療。」五十歲後舊疾時發時愈，每愈輒照常開書報看電視，接見訪客，接復電信，工作如常。去年聞他體力更差，託友人黃中孚兄前往探候，則正值其病臥候醫，只簡復致謝。楊夫人函述末期情形如下：一九九〇年一月初，其次女公子忽立突然以心臟病逝世，使其哀痛逾恒，常不起床

，易疲倦，一切活動停止者約四越月之久。五月開始心情好轉，每週仍兩次去哈佛大辦公室工作，多半審閱論文，答復友人電信，指導研究生等。每週仍兩次赴哈佛療養院，院中管事及病侶都歡迎他——一直到十月初如此。後來不適，在療養院檢查，據報告說一不是心臟病，二非中風復發，三則血壓時高時又正常，似無結果，後至附近大醫院檢查，照X光數次，漸得研判為腦中部分有毛病，影響他上半身機能，臥下即不能自己起身，回家後日夜須人照顧。用行走架 Walker 活動，須有人推挽。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他漸有起色，能自行推架行走，此期間他還替人鑑定一件銅器，證明他腦筋清楚如常。他的主治醫師 Dr. Conant 原來預備十一月十九日為他打傷風預防針，公子德正也準備開車送他去醫院；十五日上午他高高興興與地去療養院，下午三時帶著笑容回家，照常吃點心、用藥。晚飯有清蒸魚和兩樣青菜及水果，晚上九點半，夫人幫他洗漱後，讓他看電視，十二時許入睡。夜間他夫人看他兩次無異狀，十六日晨八時喊他起床，就叫不醒了。急呼救護車至寓所，車上人檢查認為已經去世。

面容安詳，無疾無苦的長眠去了！夫人繆鈺女士及次公子德正在美外，女公子莊平及長公子道生皆在北平。十一月廿四日上午，在大波士頓華人聖經堂舉行追思禮拜，哈佛及附近人士百餘人參加，竟有人自遠處他州飛來的。開始由數學家林家翹報告生平，陸惠風教授致悼詞。廿八日安葬於枇杷地公墓，墓地是經他自己選定的，風景甚佳。參加葬禮的人士也很多。楊夫人數十年扶

持照料已盡最大努力，現在更要強打精神，辦理這位廣結學界善緣的漢學家後事。楊夫人說最不易處理的是他在哈佛的大辦公室，怕要大費周章，很需要至親好友尤其學者們幫助。另楊夫人說，他生前很有意在哈佛設獎學金，今後希望他生前友好門生共襄義舉，使其學術生命長久延續云云。楊夫人寄來多張照片：其中一為一九九〇年五月廿日他與夫人結婚六十周年合照，另一張是他七月廿六日七十六歲生日照。

總之：此人一生，才華傑出，學有成就之外，其品味之不同凡俗，更值得表揚。他天性平和寬厚，生活與執事都積極熱誠；但極富理智，擇善固執，處人處事雖甚圓融，但正直嚴格，一絲不苟。像他剛大學畢業時正遇日軍佔領平津，人困窘，他也失業，而且安全堪虞，但他毅然拒卻偽北大大校長周作人的聘書，原因就是寧願死也不願在日軍控制下的學校任教，是其一例，學人們承認他治學博雅，指導後學非常和藹周詳，但很嚴正；笑談中寓認真的不通融的原則。又如他與日本學人交好者不少，卻堅決避免和日本軍人政客接觸。他肯回大陸探親，但不假中共首腦以顏色。其知識的勇氣與道德的良心，乃歷代（漢唐以至明清）極少才藝專家能始終嚴其操守。楊氏屬文紀念其恩師錢稻孫（其時仍在世），頗有勉強體諒而終究嚴正的曲筆。清華學報略有人事之糾葛，他雖盡量隱忍，卻是非明判。筆者追悼他懷念他，不止老友情篤，而覺得他人格的光輝，與學術的成就一樣照耀千秋！

一九九一、二、廿八於臺北